

新游记

看见天柱

■ 晁起



一座山敢叫天柱，必定是既高也险，关键是它一定会从平地突兀而起，孤零零站在某个地方，向人类宣示它的独特或者神秘。

陕西南部极大地与陕北不同，没有高原也没有厚重的黄土，受到秦岭的强势阻隔，西北风很少光顾，冬天少雨雪，夏天多酷热，山水风光更似江南。偏安一隅的陕西南安市便是一例，盛产鱼米，特产茶叶。地处山区，山高水长，人杰地灵，这是必然的景观人文。山虽高但不可名状者众，水虽长却也不乏恶水。安康城西南三十里开外有一山，自是与众不同，山势陡峭，主峰如柱，直插云霄，当地人美其名曰“天柱山”，列为安康四大名山之首。

早年间，看过一本介绍安康山水的书，当时还没有旅游热，纯粹说山水风光。在说到天柱山，首先提到的是山之颠的白云寺，这个不意外，贾平凹先生曾总结说，天下名山僧占多。但这本书以地方志为依据，据史说今，言之凿凿，认定眼下这白云寺来源于唐天宝十年，由南岳怀让禅师首创，这些说辞，有多大可信度，或许只有作者自己心里明白，我们的历史都是后来者修定，前朝旧事，如同一个小姑娘，随自己的心情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了，我决定去看看天柱山。

天柱山在汉江南岸，这天柱山就从汉江里拔地而起，天柱山下，河谷奇深，山坡之上，地无三尺平，抬头仰望，路窄如绳，斗折蛇形，一直抛向云端。改革开放之前，全国困顿，物资匮乏，缺衣少药，天柱山人迹罕至，唯有在每年三月三庙会上，古老的传统汉剧上演，才引来四方民众，历千辛吃万苦，上山走一回。

记得第一次去天柱山，是同学们组织的春游活动，骑着一辆笨重的老自行车，当时年方二八，比自行车也高不到哪儿去，每名男同学还必须捎带一位女同学，奔波到山下，把车子寄存在207省道边，问问村里的老大娘，说是上山还有十里路，当时人困车乏，工于计算的同学掐指细算，一个来回二十里，又是崎岖山路，回程还有三十里，没有食品和饮水补充，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一段人生旅程，面面相觑很久，背着遗憾，拖着疲倦之躯回到学校，在狼狈不堪中接受了老师以安全为名的教

训。

从那以后，对天柱山更多了一些敬畏。当下国力昌盛，乡村治理有方，在天柱山下，有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库区浩浩荡荡77平方公里，已是陕西知名的风景名胜区瀛湖，瀛湖所在地为瀛湖镇，镇政府正坐落在天柱山脚下，整座山自然成一村落名为天柱山村。天柱山村在乡村振兴中走在了全市的前列，山下果树成片，山上核桃成林，春有樱桃、夏有枇杷、秋有杨梅、冬有核桃，野生鲜鱼，四季不断，村民不想富裕都不可能。基础设施建设更是日新月异，多条水泥路盘山而上，直达山巅白云寺前。

登上白云寺前观景平台，坐在观景楼下，浩渺瀛湖尽收眼底。恰逢雨过天晴的清晨，目之所及云蒸霞蔚，临近正午，白云朵朵飞，白云寺外，观景楼上，极目远眺，怎能不心旷神怡？谁又能不宠辱皆忘？安康当地的摄影家常常自诩天柱山下就是他们的千岛湖，其实这瀛湖风光更胜千岛湖三分，这湖是高峡出平湖，发电机运转，飞瀑冲天，雷霆万钧，动静结合，震撼人心。这山又是奇峻的峰，造型如柱自不必说，山脚下山坡上，三季有花四季有果，叫它花果山，也不是虚语，名副其实。山之静，水之动，天地之道，阴阳以理，造化万物，风光有生机，生活有气息，真是人间仙境之所在了。

在山头注目良久，折转身来，目光向东，观景楼下，正有一座修葺一新的戏楼。按理说在寺院里，常常需要清静无为，晨钟暮鼓，佛号声声，倒也是对禅修的一种警醒，假如这戏楼上，才子佳人，鼓乐喧天，又为了哪般？寺前广场青砖铺地，古朴典雅，信步前行，抬头仰望，寺门古建筑气势不凡，两块匾额上书“天柱名山”“白云古寺”，寺门后为第一进院落，一口古井名为天池，井水清凉甘冽。

下山的路上，半山腰的产业园里，核桃正压弯了枝条，茶园里闪烁着管护工，农民已变成了产业工人；山脚下的镇子里，高楼鳞次栉比，商贸繁荣，村民也变成了居民。天柱山，还是一个风景点。

景点推介

燕翔洞 洞藏17℃的夏天

■ 黄平安

人们常说，溶洞是“冬暖夏凉”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溶洞内是恒温的，一年四季不管气温如何变化，洞内却常年恒定在一个标准温度上，而且，这个标准接近于当地的年平均温度，一般只差1-2℃。汉江燕翔洞就是如此，它常年恒温17.6℃左右，是一个四季如春的福地洞天。

炎炎夏日，当人们走进石泉县西南的熨斗古镇，但见古色古香的小镇被青山翠峦重重包围，就连空气都带着凉凉的、悠悠的绿意。自西向东潺潺流过的富水河，更是为小镇增添了舒适与凉爽。山青翠，水碧透，使人心旷神怡，爽不可言。在领略了古镇古老的历史文化后，出镇西一华里许，就来到了燕翔洞口外的燕栖湖畔。燕栖湖是深藏在深山幽谷中的碧玉，据说是燕子仙姑曾把一支碧玉簪遗落于此，才有了今天这脉美水。就连这条小河的名字也是人见人爱的，她叫富水河，这可不是现代人的创意，而是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叫这个名字。富水河两岸都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河水中富含碳酸钙等物质，水的颜色也就自然与众不同了，任何华丽的颜色和词汇在这里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总之，人们都说它像九寨沟的水。由于富水河四处有泉眼，流淌的都是山泉之水，因此，即使是盛夏，富水河的水仍冷冰冰、凉悠悠的。据说住在河边的村民盛夏是不用冰箱冷冻啤酒的，他们买了啤酒，往河边的泉眼处一扔，要喝时从河里捞出，比冰箱里冷冻的还好吃呢。更为绝妙的是，在燕栖湖畔，有一处古老的泉眼，一年四季，清冽的泉水汩汩流淌，终日不绝，且天旱不涸，雨涝不溢，当地人称其为“黑龙泉”，是远近闻名的景观，被文人雅士题名为“富源”。黑龙泉的水清凉彻骨，盛夏时候，累了，渴了，品尝一口，清凉可口，暑热顿消。

夏天，最热闹的还是燕栖湖。一湖美水本就十分诱人，夏日里便显得更加魅力十足，引得游人不得不走近她，亲近她。而这个时候，竹筏就成了人们的宠物。乘上竹筏，仰望湛蓝的天空，只见白云悠悠，青山滴翠，清风醉人，鱼儿追逐，鸭子戏水，碧水从竹筏下悠悠地流过，耳边响起的是天籁般的水声和船工们雄浑的山歌调子。此时，或独自乘上竹筏，一桌，一椅，加上一壶新茶，偶有云雾飘来，清风盈袖，使人悠然忘我，飘然若仙；或邀约三五知己同船而渡，说着随性的野话，喝着绵长的土酒，吼着粗犷的山歌，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神仙不过如此矣。

最凉爽处当数燕翔洞内。据说，燕翔洞内一年四季恒温17℃左右。我们刚到洞口，就有阵阵凉意袭来。当我们迫不及待地走进洞内，顿时，光明变得幽暗，躁热变得凉爽，真有点钻进冰箱的感觉，我们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燕翔洞内的钟乳石千姿百态，美轮美奂，每一块石头都有她独特的姿态，每一种姿态仿佛都在讲述着一个传奇的故事。如果说奇石是燕翔洞的主题，那么，水就是燕翔洞的灵魂，是水，鬼斧神工般地造就了这龙宫水府，瑶池仙宫；也正是这水，成了她与其它溶洞的最大优势和区别。地下冒着水，头顶滴着水，洞壁流着水，洞里四处都是水声。炎炎夏日，这动听的水声仿佛给燕翔洞又增添了几分凉意。到了洞的深处，好像进入了早春或是晚秋时节，只觉得舒心和凉爽，身上的汗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干了。

燕翔洞17℃的夏天，清爽惬意，令人留恋。



五味品安康 酸甜苦辣

与一碗油泼面的距离

■ 郭华丽



这世间再也没有记忆中油泼面的味道了。奶奶生了父亲弟兄三个。在农村，男娃从小就知围着锅台转的男人没出息。更何况大字不识一个自诩为杨门女将的奶奶认一个死理：自己的儿子生来就是志在四方、精忠报国的男子汉，哪能锅前灶后的就为了一张嘴！“我和你二爸三爸我们弟兄三个一溜爬在一条长板凳上写作业，你奶奶就站在我们身后拿一把麦秆编的大扇子为我们扇风、驱蚊子。”这样的话不记得父亲给我们说过多少次，同样的一些话，同样的一件事总被父亲描述得微光熠熠，也被我们日渐成长的心智捂得日渐温暖。像奶奶这样的母亲自是培养不出下得了厨房的儿子，但两个中专毕业、一个考入陕西交大的儿子是奶奶从不言诸于口却难免喜形于色的傲娇。

父亲不会做饭在情理之中，又符合我们的想象。每次在电视上看见那个疾患海尔默兹症的老人抓起桌上的饺子塞往自己的兜里时，我的眼泪瞬间就会流出来。这个丧失了一切记忆，不认识亲人、不记得自己，生活在空白里的老人，简洁有力的一句：“我儿子爱吃！”让泪水迅速地冲出我眼眶的同时，也在顷刻间复活我的记忆。

在上初二之前母亲带着我和二姐住在农村，大姐跟随在县城工作的父亲在城里上学。那时只有周日一天的休息时间，父亲恨不得把自己一个人当着两个人用，忙着家里、地里的力气活，饭后在我们的喊叫里才匆匆吃

完饭又不停歇的干活去了。似乎这样就能多多少少弥补家里家外、农活重活都一个人硬撑着的母亲的亏欠。就是这样的一天也不是每个礼拜都有，因为忙于工作，我们连着几个礼拜等不到父亲回家也是常事。

1992年终于结束了一家两地的状况后，我才知道父亲会做饭。那一碗覆着葱花碎、花椒粉、生姜末、辣子面在滚油里咣咣作响的油泼面原来一直都在父亲的心里，手指间左冲右突。它是千里之外母亲的味道，亦是距家千里作为儿子的父亲忠孝不能两全的忧伤。

“我娃吃了么？爸给我娃做油泼面。”1992年之后，只要父亲在家，我们放学、下班回家后，无一例外地父亲就会这样对我们说。得知我们没有吃饭，父亲说上一句：“我娃等着！”我们等的心安理得，知道父亲很快就会把一碗热气腾腾香味四溢的油泼面端给我们。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无一例外地父亲会一直看着我们把面吃完，把碗洗干净，然后再问上一句：爸做的面好吃吧！不等我们回答，父亲从来都是一脸满足的表情。做面，端给我们，看着我们吃完，似向似感叹的一句话，满足的神情……疑似成了父亲与我们既定的、不会更改、永不缺失的约定。我们心安理得的等着，知道我们与一碗油泼面的距离就是父亲与厨房的距离，就是一个伸手递、一个出手接的距离。怎么也想不到从父亲58岁失明失忆到59岁离世，我们与父亲一碗油泼面的距离成了生与死的距离。这生命两极的距离只能让父亲的油泼面香在梦里，筋道在意念里，辣在胸腔里，回味于味蕾里，回溯于枝蔓丛生的血管里。

我做油泼面的手艺来自于父亲的真传。有时候我也会为家人做一顿油泼面，沸水里焯菜（小白菜、菠菜、或是豆芽），葱姜末、辣面、盐、酱油、醋一样不少，油适量，烧八分熟等等。我都严格一一按照父亲为我们做油泼面的程序，但我却怎么也做不出记忆中油泼面的香。我的儿子其实是爱吃米饭的，但接过我递给他的油泼面，瞅瞅一直看着他吃的时候，无一例外地总会吧唧着嘴说：香，跟爷爷做的一样的香。无一例外地，儿子也会把碗吃的干干净净。回忆不总是伤感，还有太多美好，太多温情。从父亲的父亲到父亲母亲到我们到下一辈乃至下下辈，不仅只是开枝散叶的血脉相连，更是薪火传承的家风世泽。

渭南市华州区，不只是写在这样那样表格籍贯栏里几个简单的汉字，他是父亲的根。因为“支援山区建设”的理想信念，父亲把自己的根移栽到了陕南旬阳，并在这儿扎根生长、开花结果。陕南和关中，活着和死亡，亲情的观念从来不会因为地域、生死离别的阻隔而疏离。无论我们何时回老家，二爸、三爸的那句：“我给我娃做油泼辣子面！”都是我们第一次听见的那句，无论老年的现在、还是中年、青年的过往，父亲弟兄三说起这一句话，不仅是声腔，连脸上的表情都是那么的相似。

灰灰菜

■ 叶柏成

每年的四五月份，万木葱茏的时候，也是灰灰菜生长茁壮的时候。灰灰菜，这种寻常普通的植物，主要生于田间、地边、路旁、房前屋后等。灰灰菜幼苗和嫩茎叶可食用，味道鲜美，口感柔嫩，营养丰富。

小时候，因为蔬菜匮乏，上顿下顿吃红苕片片，萝卜白菜，有时候连这些家常菜也吃不上。为了调节我们的生活，到了每年花红叶绿的春天，母亲就会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在某个周末的一个早晨，在太阳还没有爬上树梢之前，来到野外山间，农家田埂边，采摘一簇簇，一片片旺旺的灰灰菜。我们专挑灰灰菜柔嫩的茎叶采摘，因为灰灰菜只能吃嫩嫩的茎叶，一旦茎叶太老，吃起来卡牙，咀嚼起来如同棉絮破布一般，影响口感。我们的篮子里装满了采摘而来的灰灰菜，上面滚动着晶莹的露珠，手上沾满了灰灰菜流出来的乳白色浆汁。

回家后，母亲将掐回来的鲜嫩的灰灰菜用开水一焯，挤干水分后，看那灰灰菜，如染料一般，将一盆子清水，浸染得如一江碧蓝的江水，煞是可爱。将挤干水分的灰灰菜添油加醋，或者从酸菜坛子里舀一杯酸水凉拌着吃，那滋味，那口感，柔软细嫩，爽滑可口，开胃下饭，我常常就会吃着灰灰菜吃上几个窝窝头，三两碗苞米饭。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灰灰菜早已淡出了我清贫的视线。却不曾想，在几十年以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日新月异，多姿多彩的今天，灰灰菜这一山间寻常野菜，犹如一个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从山间野凹，堂而皇之地步入人潮拥挤的大都市。出现在高档酒店，宾馆，名贵餐桌之上，与山珍海味，珍稀佳肴媲美，同桌争宠，并肩而立，颇受人们的青睐和欢迎。而那种吃法还是与我小时候的一般无二，相近相似。大都是将灰灰菜凉拌食用，也有用的用它加入红艳艳的西红柿打汤。只不过，今天的凉拌灰灰菜在做法上更加用心，更加精细罢了。

灰灰菜尤其适合喜欢吃柔软食物的老年人群。它具有补钙，清热解暑利湿，补充体内维生素，预防贫血，消除口臭的效用，但对于皮肤过敏者不可多食。

